



《当代》文学丛书

DANGDAI WENXUE CONGSHU



0017403

远村

郑
义





453556

I 247.5

218



远村

郑 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包括四篇作品。其中《远村》获一九八四年全国中篇小说奖,颇得好评。《老井》则是《远村》的姊妹篇,除仍保持其一贯的浑厚沉郁的风格和宏阔的历史感外,在反映当前农村的变革生活和民族性格方面,又有新的开掘和大胆的探索。《迷雾》是写大学选举的故事,《冰河》反映一次真实的冰难事件,都甚有特色。

责任编辑:章 仲 锷

远 村
YUAN CU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9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1}{4}$ 插页 2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700

书号 10019·3916

定价 2.45 元

目 录

迷 雾	1
远 村	84
冰 河	202
老 井	293

向往自由

——代跋	477
------------	-----

迷 雾

一

地委书记唐可林轻轻推开房门，从暖融融的屋子里走出来。嗨，好大的雾！他掩上门，沿着卵石铺砌的小径走去。他慢慢走，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晨的空气。尽管已是隆冬时节了，但空气中依然没有多少寒意，任你怎么拼命地吸气，肺部总感觉不到那种舒爽的凉意，这真叫人有些扫兴。他想起他的老家，北方，那娘子关下荒漠雄伟的群山，那令人振奋的冬天的清晨。啊，只要你慢慢地深呼吸上三口，什么困倦啦，慵懒，烦闷啦，都立即会被那凛冽的晨风洗涤得一干二净！可是这三天两头的雾气，尽管在文人笔下是那么美，充满诗意，但唐可林却总是怀念北方那爽朗明净的晴空，那灿烂的阳光。晨雾中，看不清他的脸庞，但那双闪亮的眼睛，却在薄冥中透露出悠闲的神采。他在几棵大夹竹桃前站下来，活动起筋骨，开始做他略加改进的甩手操了。不时有细小的露珠从夹竹桃尖尖的叶片上滚落下来。空气湿得仿佛可以捏出水。小径旁修剪得很好的冬青，在十来步远的地方就溶入了灰蒙蒙的浓雾，而他面前这棵高高的桉树，也

悄悄地把树冠隐入那弥漫的雾气之中。这南方，虽然早晨的空气不令人振奋，但由于潮润，你可以闻得到湿土的香味，桉树那微不可辨的苦辛，还未完全凋谢的菊花，散发着浓烈的药香，办公大楼前那几棵刚开的腊梅，那么远，竟也飘来馥郁的芬芳！平心而论，这雾中的清晨确是很美的。南方是美丽而富庶的。但为什么最近一两年以来，总是怀念起自己北方的故乡呢？从一九四九年到如今已经三十一年了吧，从中原马不停蹄地杀到南方，枪声未停，伤口还没裹好，党就把他留在这座城市了。自己的半个青年时代，整个中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块土地上渗透着自己的血和汗，渗透着自己的青春、欢乐、屈辱、痛苦……是啊，对这儿的感情应该说是最深的了！为什么最近以来却经常无缘无故地就冒出一股思乡之情呢？

不远处一盏电灯亮了，透过晨雾，把朦胧散射的光投映到桉树长满苔藓的峻拔的树干上。这是副书记张源的明灯。他的时间也很准，一定是差五分钟六点半，因为他还要把十几盆在室外“吃露水”的花草搬进屋里。再过三两分钟，书记们就都会到庭院里来散步，每人口袋里装个小半导体收音机，听中央台的新闻节目。“文化革命”以来，地委内部，难得有意见完全一致、同心协力的时候，但这六点半散步、听新闻的惯例却一直保持得很好，也没有谁开会规定过嘛！大概各位书记都亲身体会到它的好处了：第一，对于整天泡在会议、谈话、文件中的人，这是二十四小时中唯一可以活动老骨头的机会；第二，听了新闻，看报时就目的性强

而且省时间了。唐可林知道，有的人眯着眼是在揣摩“上头”的动向，据此来预料自己在宦海中的沉浮。而他凝神屏息，是在用每一根神经，体察着一个伟大的变革，倾听着那艰难而刚毅的脚步声。——他也在关注着动向。他常说：党和人民把相当于阿尔巴尼亚那么大的一块土地交给了我们，这是两万五千平方公里，近千万人口，两市十五县，十大企业，一百八十六个农村人民公社！先不必说全党全国的工作，具体一点，请同志们先想一想这几个数目字！想一想在这块土地上怎样进行这个变革！然而，改革是极其艰难的。他哪里是在听新闻，他是在聆听人民前进的步伐，党的心脏的跳动！可以说，他每天的工作不是从早上八点，而是从六点半开始。

张源家的灯光，照在他因长期缺乏户外活动而显得白净松弛的脸上，使他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辨。这是一张极平常的老年人的脸，端正的鼻子，瘦削的下巴，不大不小的嘴，刻满皱纹的额头，花白的头发——一切都是这样平常，看不出任何与众不同的特征。唯有那长长寿眉下的双目，隐伏在深深的眼窝中，不时光点闪烁，迸射着一个执掌权力的老年人所可能有的全部睿智，练达，果敢与自信，慈祥与锋利。而现在，它们微合着，敛起奕奕神采，陶醉在清晨的宁静之中。

他抬手看了看表，差三分钟，于是掏出助听器，戴上耳塞机。六点半之后，他便是地委书记唐可林；而这几分钟，他还是一个早就该退休了的老人，一个在散步，在享受清晨

寂静的老人。他把助听器的调谐旋钮拧到“3”……于是，那万籁俱寂的宁静打破了，他顿时浸浴在一个声波荡漾的音海之中——“唧啾！唧啾！”几声鸟叫，不悦耳，但充满活力，是麻雀。“呜——呜——”远处，江边码头上传来首班轮渡低沉的汽笛声。音乐，轻柔而模糊，这是从隔一条街的那所中学里传来的。院子里有人小声咳嗽。然后是清晰脚步声——他开始沿着夹竹桃和冬青的树篱缓缓走动，不时踩在潮湿的落叶上，发出低微的窸窣声，如果踩到青苔上呢，那就是一种令人惬意的压挤声……他屏息捕捉着一切音响，欣赏着这生机勃勃，充满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晨曲！耳聋已经有十多年了，也不知道是批斗时打的还是气的。反正他只记得当时自己心里反倒感到一阵轻松；也好嘛，终于听不清那些“砸烂狗头”之类的叫喊了！直到“四人帮”下台，他重新出来工作时，他才感到自己丧失了一种为党工作的宝贵的能力：他无法主持会议，无法听报告了！第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刚开了十几分钟，他便给副书记张源打了个招呼，默默离开了会议室。听汇报，谈话可以应付，但会议上，总不能叫每一个发言者都走到你耳边只对你一个人说吧？他从地委大院后门出去，在江边两棵高大的桉树下伫立了半天，让江风拂去他的激动和痛苦。当他又回到会议桌前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发言者的口型，想以他锐利的目光来弥补他已失去的部分听力。可惜又失败了……但他终于迅速地找到了办法：把椅子搬到每一个发言者跟前去！直到一位在商业口工作的老部下帮他

广州买回这只丹麦产的助听器，他才从这种独特的工作方式中解脱出来。现在，他散步时不仅不需要把收音机开得很大，而且还可以欣赏清晨的静海里这鸟语轻风的微波。在黎明前的暗影中，他继续走着。“扑！扑！扑！”急促的振翅声，几只夜宿的小鸟儿从夹竹桃树丛中被惊醒，扑楞楞一头扎进浓雾之中。该到时间了？他站下来，从口袋里摸出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嗒、嗒”，两滴露水落到他肩上，溅了他一脸。他抬头一看，自己正好站在一棵高不见顶的大桉树下。“窸、窸——窸……”在雾气浓重的树梢，大概又有一片叶子掉了，在枝叶中碰撞着飘落下来。他喜欢这桉树，不仅因为它跟北方的白杨一样挺拔雄伟，还因为它在严冬时节也不凋落，这使他总怀念起老家的柞树，叶子黄了，干枯了，还一片不落，在刺骨的寒风中一直等待到来年的春天。——嗯，怎么又拐到家乡上了？老了？也许真是老了，叶落归根。人到老年，总有一股深沉的思乡之情的！——怎么啦？你想这些还为时尚早吧！他皱了皱眉，迅速打开了收音机……

唐可林的秘书周政不知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走过来。他站在小径头上，犹豫不决地远望着唐可林散步的身影，不知现在好不好去打搅他。凭着当秘书多年来超人的敏感，他真切地感觉到一个政治陷阱正在形成。于是，他终于迎着唐可林走去。他要提醒他，警告他。因为他的安危沉浮，无论与改革的成败，还是与自己的个人命运都是息息相

关的。

唐可林看见了周政，询问地望着他。从他大清早来见，从他严肃的脸色上，他知道一定发生了重要事件。他把手伸进口袋，关上了收音机。

“唐书记，师院学生罢课了，还绝食。”周政轻轻说。

“什么？怎么搞的？”唐可林微微一震。

“据说因为选举的事。昨天中午就闹起来了……”

“怎么现在才报告？”

“我也才知道。有人对咱们封锁消息：说你今天就要下乡搞调研，这些杂事就不要去干扰你，分你的心了……”

——为什么？唐可林一时还想不透，但他也敏感到对他的这种“关心”背后，似乎隐伏着一个可怕的暗影。他沉吟片刻，果决地吩咐道：

“放下手头工作，你带两个人马上去师院。院领导和学生，双方都找找，只摸情况，万事不表态。你去师院的事，不必声张，也不要躲闪。……这样吧，不要吃早饭了，马上就go，尽快用电话向我汇报一下基本情况，最好赶在上午常委会之前。”

周政正要转身，忽然又想起什么事：

“门口有个人非要现在见您不可，说是路过这里，是您的老战友。我正好碰上，一位女同志，姓方。”周政简短地说完，把一直捏在手里的一张叠了几层的便条递过去。他抬眼一瞥，发现唐可林的脸微微抽搐了一下，眼中掠过一丝惊异之情。他明白了：这位清晨来访的女人与唐书记有着不寻

常的关系。

——是她？唐可林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一折一折打开纸条：

老唐同志：多年不见，你好吗？我出差路过这里，只有一天时间，我想看看小江。

方玉桦

——果然是她！唐可林拿着便条的手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快去，快请她进来……”

唐可林突然感到很疲劳，他走到一个夏天乘凉的石桌前。湿的……他分明看见石凳上有露水，但身不由己，脑子迟钝地还没反应过来，他竟已缓缓坐下去。他觉得一阵头眩……青春、往事、欢乐、痛苦、歉疚、怀念、悔恨——这些早已在历史的江河里沉淀下去的感情，忽然被一个漩涡搅起，在脑海里飞速旋转。他抬起头来：天快大亮了，雾气正在消散。麻雀一群一群地乱叫乱唱，远处工厂的汽笛声也响成一片，城市从梦中苏醒了，空气中充斥着忙碌的喧嚣……他一把拽下耳塞机，于是一切都远去了，耳边一片痛苦的沉寂。他仿佛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你终于来了，玉桦……你来干什么？看看小江——我们唯一的孩子？你会不认识他了，都开始用刮脸刀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四岁吧？二十三年过去，他已经长大成人了

——这是我唯一可以告慰你的！也许，你不只是来看孩子的……这也没什么，我知道，你有谴责的权利。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良心已经不知谴责过我多少回了。我决不文过饰非，决不把应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罪责，推委于他人和历史……

“可林……我来看看孩子。”

——我记得很清楚，玉桦，这是你的声音。那是二十三年前，整整二十三年，一九五七年冬天，也是一个多雾的早晨……

“可林……我来看看孩子。”你坐在我对面的石凳上，平静地看着我。你从集体宿舍来（离婚手续地委领导早就给办好了，这是对你的惩罚，对我政治前途的“关心”。当然，这里有我无言的默认），汽车在大门口等着你，一个铺盖卷，一口小皮箱，一个装着脸盆的网篮，一个书包，你便要离开这个被拆散的家，远走风沙弥漫的塞外了。

你从不溺爱孩子，从不给他多吃糖，怕他把胃口吃坏。但那天，你把他所有的小口袋都塞满了糖。好久没见到妈妈了，小江高兴地叫着、笑着，用胖胖的小胳膊死死箍住你的脖子不放。——该走了，有人在喊你，你慢慢把孩子的小手从你脖子上解下来。我以为你马上就要哭了，但你并没哭，也不对我说什么。如果你哭出来，玉桦，我心里也会好受一点，但你一滴泪也没有。你微微扬着头，转身走了，仿佛我是一个生疏的陌路人。在我面前，你永远关上了感情的闸门。好象是天刚亮，雾还没散，汽车就停在不远处，大亮着

雾灯。那橙黄色的灯光泛射着一圈圈美丽的光晕，把眼前的世界涂上了一抹童话的色彩。你走进那可怕的童话，走进那橙黄色的迷雾，象梦一样，永远……消失了。

“孩子长大了，不要隐瞒，把一切都告诉他……就说他有一个不肯低头认罪的右派妈妈。”

这是你唯一的话，玉桦。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多少年过去，我才明白了，对于那次错误的打击，你决不妥协，决不原谅。凭着你艺术家的直觉，也许你当时就坚信：对于这一切，历史和人民都会重新加以审判！

二

“唐书记，来了……”周秘书弯下腰，凑在唐可林耳边小声说道。他看见他没戴助听器。

来了？唐可林陡然从回忆的深渊中惊醒。他转身站起来，一眼便看见了站在周政身后的方玉桦。她礼节性地微笑着，好象说了句什么，向他伸出手来。唐可林轻轻握着她的手，神色总有点紧张：

“你……你来了！”他结巴了一下。他原来想说的是“你到底回来了！”

她似乎没有变老。还是跟过去一样，烫着一种最朴素大方的发型，一缕缕卷发随意翻卷着，黑得发亮。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微微仰着，依然跟过去一样，洋溢着一种富于感染力的青春的气息。轻抿的嘴角上，依然刻着一道

倔强的笑纹。眼白显得很大的眼睛依然清澈，没有一丝浑浊。

唉，自己却已两鬓如霜了！

方玉桦轻轻抽出手。沉默。

好象该说点什么？可是……唐可林有点惶然了。他平日那敏捷的判断力骤然消失。

方玉桦平静地微笑了一下，客气地问候道：

“怎么样，这两年，身体还行吗？”

“什么？这两年——”唐可林没听清，眉头一蹙，侧耳问道。他意识到自己没戴上助听器，于是抖瑟着迅速地从口袋里掏出耳塞机戴上。

她的眼睛睁大了，朝他走近两步，嘴唇微微一抖，半天，才轻声问道：

“耳朵……”

唐可林苦笑着点了点头。原来紧缩的心放松了。

“有多久了？医过没有？”

“十多年了，人也老了，无可救药。”

方玉桦的声音是平淡的，但她眸子里那无法掩饰的关切之情，象暖流一样悄然注入他的心田。谢谢你，玉桦，谢谢！你对我仍然象同志、朋友和……亲人！唐可林的目光既不灵活，亦不清澈，但是聪慧而锐利；仅迅速一瞥，他便看出：弥漫在他们之间的迷雾有可能开始消散。

“孩子呢……小江，他好吗？”方玉桦仰起脸来，直视着他的眼睛，清亮的眸子里饱含紧张的期待。

“上大学呢，就在师院。快毕业了。”唐可林觉得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垂下了眼睑。他感到她似乎十分疲惫。这时，他才想起在这里自己是主人，“到家里去坐坐吧！”

“不必了。要是有空，你陪我到他学校去一趟，看看就行了。”

唐可林心里一惊：

“难道……这么说，你打算就这样……就这样就走？”

“……好吧，由你安排。”

他们两人正要往回走，从旁边的夹竹桃树丛后闪出一个人来，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唐书记，我是天不亮就来了，站在这里……等了您好久了，看您谈工作忙……啥子事？——还有啥子事嘛——调资，我们厂乱搞，红星机械厂……我是一九五五年参加工作的，一九五五年……我天不亮……”老工人手里揉着一顶晒得褪了色的劳动布帽子，颠三倒四地想把所有的话在一口气里说完。

唐可林有点不耐烦地接过他的申诉，随便瞟了一眼，还给他。

“你先找调资领导小组去把，先跟他们谈谈，一般问题他们都能解决，实在不行再说。”

“那，那好嘛……”老工人急忙咽了一口唾沫，陪着笑脸把申诉书又递过来，“唐、唐书记，这份您留下抽空看吧……我这里还有两份……”

看他们谈完了，方玉桦径自向前走去，唐可林赶上来，

叫住了她：

“不，不对，往这边——”

她站住了，眸子里顿时浮上一层泪光，脸色是那样冷峻，冷若冰霜。

一瞬间里，唐可林明白了：刚才她是朝着他们过去的家走。现在她才意识到：家搬了——而且，那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与她毫无关系的陌生的家！毫无疑问，那些无法斩断的往事又浮上她的心头。

玉桦，我……

他心乱如麻，低下头，沿着瓦片、卵石镶嵌的小径默默走去。

玉桦，我……——不必解释了吧？我是个凡人，在凡人中，也算不得很好的。三年后，我又凑起了一个家庭。为什么是凑？因为后来的生活已经永远失去了和你在一起时的活力，变成了象机器一样枯燥无味的循环。我从来没奢望生活再给我以欢乐，我只求斩断那些无休止的、交织着痛苦和悔恨的回忆。玉桦，这是真话！

说真的，在你面前，我是无可隐瞒的。对你说真话总还是容易的。而对孩子，却变得异常困难了。“孩子长大了，不要隐瞒，把一切都告诉他……”——我从来不敢忘记，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嘱托。可是多少岁才算长大了呢？我一年又一年地在心中问你，问自己。小江上初中那年，十三岁，“文化革命”开始了。建党、建军、建国初期的所有的老帐都被翻

了出来。不知从哪一年起，小江的履历表上就填上了你：“与本人关系——母子”，“有何政治历史问题——右派”。也许他偷偷参加过我的批斗会，张源——我的那位老搭档——他揭发的。说我一九五七年包庇过你！果真是这样倒也好了，我的灵魂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沉重。这件事，小江从不问我。多年来，他只是用眼睛说：“爸爸，你一直在欺骗我！”可怎么对他说呢？“四人帮”时期，我不能对他说你仅仅因为正确地反对了我们党的官僚主义就被打成了右派。前年，你的问题解决后，我更不知该如何向孩子讲了——我怕他随口就能提出的那些问题：

——爸爸，那阵是谁具体负责运动的？

——爸爸，你为什么要抛弃妈妈？

但后来，问题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了。有一天，小江从学校回家，他上了大学，中文系。半夜了，他到我屋里来，我正在看文件。他“啪”地扔给我一本厚厚的杂志：

“看看，你们反右干的好事！”

我一看，头一篇就是你的《塞外行》。我心里一震——该讲了！我说：

“看过了。”

“作何感想？”

“小江……她就是你妈妈。”

“什么——妈妈？！”

“方桦——这是你妈的笔名。你今天带回来的那本集